



十 字 架 與 救 贖



上海教務代理 姚准

士 山 灣 印 書 館 出 版

十字架與救贖

Caston Salet s. j.: «Rachetés par la Croix»

△不可避免的問題▽

我們都看過「苦像」，看過一百次，一千次了。可是究竟有沒有仔細看呢？知道怎樣看麼？看出了苦像的意義麼？看出的話，一定會發生問題；許多模糊的，却切迫的問題湧到心頭。總結起來，可分三類：

「我們是基督救贖的，基督在十字架上洗清了我們的罪惡……」

救贖？救贖什麼？我們的罪惡，為何一定要洗刷呢？宇宙之大，罪，還不及滄海一粟，能算什麼？

救贖？誰救贖我們？罪是個人的事，罪膠着在良心上，該由良心負責，基督怎能代勞呢？

救贖？怎樣救贖？漆黑一大堆的罪惡，是否一定需要最可恥的暴行纔能清除呢？

這些問題，反宗教的大樂隊，用嘲笑詆毀的各式樂器，不斷演奏着；我們教友，一朝想研究自己的信仰時，也沒法充耳不聞。這些問題，單用理智去推敲，一定找不

到滿意的答案，因為『救贖』是奧跡，不會『唯理化』的。這些問題能督促我們深思，能堅定我們的信仰，加強我們感激愛戴天主的心情。

二

△耶路撒冷城中的小風波▽

假如把紀元三十年四月某日耶路撒冷城中發生的事件攝成影片，看了以後，誰也感到失望。故事頂簡單，祇是人類黑暗流血史上的一小節，報紙上最普通的新聞。警察拘獲了一個形跡可疑的人，有人控告他宣傳什麼宗教，煽動民衆。法庭開審，民衆擁在庭前，要求判死刑，嚷成一片：一個混身是血，不像人的罪犯出現，：兵丁押着三個犯人解赴法場，狹小的街道擠滿了各處趕來過巴斯卦節的人，城外豎起三個十字架，看熱鬧的民衆把法場圍得水洩不通：傍晚，一切完了，犯人已經死了。秩序恢復，誰都急忙忙回去辦正經事：巴斯卦節開始了。

這種平常事件也有記載的價值麼？攝影機至多能拍着幾個不連貫的流血鏡頭，淺視的觀衆也所見略同。有什麼希奇呢？

天主的動態，豈是肉眼看得見的麼，豈是攝影機照得到的麼？

△信仰透視下十字架的真相▽

「時期一滿，天主差遣他的聖子來臨，他生於女人，並甘心遵守法律，爲了救出

屬於法律權下的人，使我們承當義子的地位。』（致加拉達人書，四章，四節）

『他是天主，應享天主的尊榮，反倒屈己自下，甘心做奴隸，服從到死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因此受顯揚，受普世萬物的欽崇，』（致斐理伯人書，二章，六節）

『天主因十字架上流下的血，恢復了天上地下的和平。』（致哥羅森人書，一章，二十節）

這幾段氣象闊肆的速寫，指出了十字架的真價值。為聖保祿，為整個信仰，救贖是人類歷史的中心。不，這還不够，該說：『救贖兩字，包括人類全部歷史。』每天報紙記載的，或無線電報告的，國家大事，里巷瑣聞，搜集起來，已經汗牛充棟了！可是人類真正的歷史，祇有兩頁，一頁是人類的犯罪，一頁是人類的救贖。

這世界大舞台上，演着人類全部歷史，不知有多少景，多少幕，不知有多少演員，劇情千變萬化；但是在天主眼中，最好的說明書，祇消三四十字：

『人類犯罪，得罪天主，靠了耶穌，在耶穌內，向天主獻上全燔之祭，作為自贖』。

△救贖與跡所包含的基本真理▽

救贖與跡像一種奇特的建築，一個圓頂高聳雲際，許多粗大的圓柱環托着，抽去圓柱，圓頂能憑空懸着麼？因此研究救贖與跡之前，先該知道若干基本的真理：

『罪』——犯罪是侮辱天主，罪要求報復，要求賠償。

我們不能用肉眼去看罪，不能照罪的外表，罪所造成的損失——身體的或經濟的——去估計罪的輕重：『寧願犯二十個死罪，不要染上癩瘋。』Joinville說。此外，爲罪辯護的最好理由是：『罪不動天主一髮一毫』，罪碰不着天主。的確，罪碰不着天主，不能傷害天主：天主不會死，不會受傷的。

那末，便可以說罪不好不歹，毫無關係麼？不，罪雖然碰不到天主身上，犯罪的本意，却是謀害天主，一切佈置好，傾全力發動了，結果天主紋風不動，天主的工程却受到帶累；天主本身在罪惡炮火射程之外，人靈魂上的神聖生命却中彈倒地了。

犯罪確然闖了大禍。不够，祇有罪惡纔是人類真正的禍患，罪破壞了天地的基本秩序。

因此該不惜一切去辦理善後。紊亂，和矛盾一樣，沒有存在的權利；誰說罪人不必發辦，等於贊成矛盾實現。

罪該補償，不錯，但誰有這能力呢。關於原罪，是顯而易見的：原罪關係着全人類，一人決不能挽救全人類。

我們個人的罪惡，最隱秘的罪惡，也越出了個人的範圍。罪侵犯『無限』，罪的後果也因此不可限量。罪毀滅我們心中的『神聖生命』，補贖罪惡，該起死回生；『神聖生命』是天主的生命，不在人力範圍以內；因此需要一位『救主』，人類決不

能『自力更生』。

『救主』——天主聖父派出一位救主，天主聖子降生爲人：這是救贖與跡的第二個先決條件。基督是天主，因此基督的任何動作，都有無限的價值；基督又是真實的人，和我們一樣的人，是人類全體的一員；進一層說，基督和人類的關係，比我們更密切，因爲我們祇是人類的一肢，基督却是人類的頭顱，人類的首領，代表。我們和基督之間，有一種玄妙的聯繫，因此基督本身不犯罪，但能代我們贖罪。

『贖罪』——補贖罪，該用愛，痛苦的愛。罪拒絕愛，贖罪當然該用愛。犯罪是自私；祇求本身的快樂，不肯愛『無限的愛』；天人顛倒，秩序紊亂；該用痛苦去修復。救贖與跡適在降生，罪惡，痛苦，三者的交叉點上，新約上有關十字架的文字，都該以這三端真理爲註解。

△十字架的面面觀▽

凡是教友，都該走到加爾瓦略山上去瞻仰十字架，同時參照各種啟示的真理，耶穌的一生言行，努力學習，搞通思想。現在先看看古代教父和以後的神學家們學習的成績。

『十字架贖回人類』——聖保祿說：『基督犧牲自己，作爲贖回我們的贖款』；『你們不是你們自己的了，你們是用鉅款贖回的』。有些學者根據這兩句話，用古代

流行的賣買奴隸或解放奴隸來解釋「救贖」。

基督爲贖回人類，不用金銀，用了自己的性命。這樣主權雖然轉移，我們豈不依舊是奴隸麼？不，基督贖我們，不是爲奴役我們，是解放我們，使我們脫離罪惡和魔鬼的束縛，成爲基督的自由人民。

這種比擬明白清楚，極易瞭解。你不要說，現在社會進步，奴隸已經打倒，這比擬未免太落伍了。祇消看看週圍，有多少人縛着地位，金錢，階級，黨派的鐵鍊，比了過去的奴隸情形更淒涼呢。我們還可以看到一群更可憐的奴隸，遺傳性，不良嗜好，各種誘惑的奴隸，他們又恨又愛，無力自拔，絕對需要外來的援助和解放。

但是這比喻不能徹頭徹尾去拍在救贖與跡上面。因爲假使再進一步問基督向誰繳付贖款，不免要承認魔鬼爲人類的主人，魔鬼收受耶穌的鮮血；這種結論當然通不過。

「十字架灌輸生命」——許多「教父」，尤其是希臘教父，參照了若望福音，以爲罪使人整個死亡，救贖的主要功效是恢復我們的超性生命。天主聖子是生命的本源，降生爲人，復活了全人類；聖子最先把生命賦給自己的人，但是降生使他與全人類發生聯繫，生命因此也灌輸到全人類。聖亞大納削說：「耶穌的肉身和天主第二位結合，最先得救，我們和耶穌合爲一體，也因此得救。」生命像洪流，從耶穌身上，傾注到人類全體。復活節的經文上說：「生死決鬥時，生命之王，光榮凱旋，生命充沛，御宇四海。」死亡在生命的攻勢之下，望風披靡，全軍覆沒。

多麼深刻的理論！決不是虛構的比喻。罪不是浮在靈魂上的一種內心動作，罪是人毀滅了人，毀滅了神化的人；祇有永生不滅的神，纔能妙手回春！

對於這傳統的理論，該有正確的認識。不少人認為降生已經有救贖的功能，加爾瓦略的一幕，成為多餘，不免要問：『十字架有什麼用處？』教父立論的本意，決不如此。他們堅信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，死而復活的基督，纔是我們的救主，纔能傳授生命。聖亞大納削還說：『他取了我們卑鄙的人性，為把自己的富裕傳給人性；他的死是我們的生，他的淚是我們的喜樂，他的埋葬是我們的復活，他的受洗是我們的入聖，總之他的屈服是我們的抬頭，他的恥辱是我們的光榮。』

『十字架恢復天人的和好』——聖經上常稱罪人是天主的仇敵，犯罪激起天主的憤怒，我們靠了天主聖子的死，纔和天主重歸於好，有些學者着眼於這一點，稱救贖是一種調解工作，基督用自己的苦難，平息了天主的怒氣，恢復了天主對人類的愛情。

這一說發揮了罪惡的另一種後果：罪惡和秩序對立，罪惡到處製造分裂叛變，不但破壞人和天主，人和人相互的秩序，整個宇宙也因此走入歧途。天主至聖至公，不能放任罪惡跋扈，因此可以說天主因罪惡而發怒。天主所以寬赦罪人，完全看在基督分上，基督真正是一位『和平之神』。

但是切不可相信詩人和演說家的過度描寫，走入極端，把救贖看作『一個天主壓迫或 逐另一個天主』；好像聖父受了人類的侮辱，便在聖子身上洩憤，作為報復，

好像公義沒有伸張前，天主的仁慈無能為力。這種見解極易引起人們的反對攻擊，而且和聖保祿的學說背道而馳。聖保祿再三指出救贖是由我們得罪的天主發動的：『一切來自天主，天主使我們靠了基督，和自己重歸於好：』（致格林多人後書，五章，十八節）和平的對象是天主，發起和平的也就是天主。

『十字架用血平息了天主的義怒』——我們怎樣纔能和天主重歸於好呢？聖經和教父們都歸功於耶穌所受的痛苦和所流的鮮血。耶穌是祭壇上的羔羊，他的血洗滌了人類的罪惡。亞歷山大里亞主教聖濟利祿：『我們犯罪，我們該受處分，可是基督代我們受刑。天主看見我們犯了罪，懲罰基督，爲了寬赦我們。』聖保祿致希伯來人書中有一句嚴厲的話：『不流血，罪不得赦。』因此我們決不能忽視耶穌所受苦痛的贖罪作用。

但是我們不能把天主看成一個滿面殺氣，祇想報復的魔王。此外，犯罪是內心的，道德上的行動，『流血』本身也不能解釋罪的所以赦免。

『十字架賠償了罪所給於天主的侮辱』——中古的神學家從法理方面說明救贖的意義。犯罪違反了第一條而且最大的誡命，拒絕愛天主，這對天主是極大的侮辱。因此贖罪：需要用自動的愛和服從的表示，作爲賠補。聖保祿聖若望特別標出基督的服從精神，稱基督以承行聖父的意旨爲飲食，爲了服從，甘心死在十字架上。學者因此

說明救贖是基督用人類的名義，向聖父表示愛和服從，彌補犯罪給予天主的侮辱。聖安瑟爾莫特別着重這一點。

這也是一種正確良好的看法，條件是不能把社會上人與人的關係，一字不易地和人類與天主的關係對照比觀。假使說基督的救世工作完全遵照了法律上的賠償名譽條例，那末天主一方面也按照公道，應該一筆勾銷寬赦罪惡，這是把奧跡限制在人爲的法律範圍之內，等於推翻了奧跡。我們的得救完全出於天主的仁慈，天主的愛，我們絕對沒有絲毫權利。

△加爾瓦略山上的祭獻▽

以上各種觀點都看到救贖的一面，我們可以用『祭獻』兩字總括一切。『祭獻』在天主的啟示中，在人類宗教史上都有特殊的地位。

耶穌在建立聖體的時候，舉爵說：『這杯是新約的血。』聖保祿作進一步的發揮，說：『基督愛我們，甘心犧牲自己，爲我們將自己供獻於天主，作爲祭祀的犧牲』（致厄弗所人書，五章，二節）致希伯來人書中有幾章專論基督的祭獻。（可讀五至十章）。

古代教友聽了宗徒的話，有些什麼感想呢？

他們當然會想到各種宗教的祭祀，特別是舊約上的記載；教友假使是猶太人，腦中一定現出聖殿中的燔牲大石壇，大司祭每年一度進入『至聖所』，奉牲血祭天主。

因此教友都知道祭獻是一種宗教儀式，目的在向天主「修敬」「致誠」「贖罪」「祈福」，由司祭代表全體，奉獻犧牲。

△十字架，真正的祭獻▽

粗看起來，加爾瓦爾山上那裡有「祭獻」的跡象？

山上正在表演着一幕野蠻殘酷，令人不能卒視的慘劇，這好算隆重的宗教儀式麼？衙役兵丁釘死衆人吐棄的罪犯，那裡去找司祭呢？殘殺天主的暴行，反能補贖罪惡麼？山上完全在仇恨籠罩之下，天主肯戾止垂享麼？

信仰常能透過外表，發現神聖的真相，在加爾瓦略山上，找到祭獻的一切要素。死的是降生爲人的天主：是天主，一切動作都有至高無上的價值；是人，天主降生的人，人類的元首，能代表人類說話行動，受苦。

這時耶穌正代表了犯罪的人類，向天主表示愛，最完全的愛。當然耶穌一生都是愛的表現，然而這最後行動，是愛的頂點，愛的完成。

表現的方法是苦痛：爲補償人類自私享樂所犯的罪，他忍受痛苦，甘心忍受痛苦，用痛苦的言語向天主說出自己的愛。

天主接受了他的祭獻：他在死後第三日光榮復活，便是最有力的證明。

△十字架，完全的祭獻▽

有人要想：『說基督的死是一種祭獻，不過是形容之詞。古人附會湊合，削足適履，纔將祭獻的定義，應用到加爾瓦略山！』實際適得其反，宗教史上各式祭禮都不能具備祭獻的全部條件，祇有基督的十字架是完全的祭獻。『世界上沒有比耶穌基督更偉大的，沒有比祭獻時的耶穌更偉大，沒有比祭獻時耶穌的最後一息更偉大！』

加爾瓦略山上當然看不到有條不紊的隆重儀式：華麗的祭壇，壇前端立着全身法服的司祭，壇上供着犧牲，四週跪着觀禮的民衆；但在一片紊亂的場面下，舉行了人類古今第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的真正祭獻：便是人用了可見的形式，奉獻本身，補贖罪過。

『十字架，最純潔的祭獻』——除十字架外，任何祭禮都是一種嘗試，事前已經注定失敗。因為要祭獻有贖罪的功能，該由犯罪者本人，懷着一顆純潔的心奉上，纔能得天主的歡鑒。這不等於『爲博天主的歡心，必先該得到天主的歡心，爲洗滌本身的罪污，本身先該清潔』。在加爾瓦略山上，這矛盾的循環被耶穌打開了，因為耶穌本身是一片冰心，纖塵弗汙，一面却代表罪人全體，担負我們的罪孽，『爲我們，他變成罪孽』。（格林多後書，五章，二十一節）普緒挨（Bossuet）稱耶穌爲『神聖慈悲的大罪人』。

聖額我略解釋保祿的話說：『要覓一種有靈性的犧牲，那末祇有人了，要犧牲洗刷罪污，便該用無罪的人；在這罪惡滔天的世界中，你能找到一個無罪的人麼？因此天主聖子，爲我們親自降世，生於童貞女；他取了人性，却不受罪惡的沾染，他代我們奉祭，他爲罪人犧牲了無罪的肉身，他有人性，因此能死亡，他潔白無瑕，因此能洗滌罪污。』

『司祭和祭品』——十字架所以是完全的祭獻，都靠着愛的成分。祭獻，不出於愛，等於做戲，等於向天主扮鬼臉。在各式祭獻中，——猶太古教的祭獻也不能例外——普通都沒有愛。與禮的群眾是徒循故事，主禮的司祭，也潦草塞責。牛羊牲牷，不識不知，本身毫無價值，誰也不想用自己的精誠去補犧牲的不足。司祭和祭品，視如陌路，毫無聯繫。這種祭獻太容易了，天主會接受麼？天主祇看祭獻的誠心：『誰希奇你們的山羊羔羊？主說。』

加爾瓦略山上司祭和祭品都是基督，基督不用替身。奉獻的是他，被獻的也是他，他祭獻了自己。聖奧斯定說：『我們的大司祭將自己的血肉作爲犧牲。』他心中的無量愛火，炎炎上升，聖父欣然收納了。

『暴行和祭獻』——這不是殺一天主去平息另一天主的怒氣麼？不是聖父致聖子於死地，便是聖子自盡。法詩人罵俄僭天主的口說：

『我派我的兒子到猶太，』

他們要殺害他。我為何同意呢？

因為他們犯了罪，纔能無罪。』

這種荒謬的見解，完全違反事實。

聖父聖子和這彌天大罪沒有絲毫關係。

天主讓惡人自由行動，善惡不相容，結果『義人』被害。耶穌的慘死是人的自由意志單獨造成的，天主祇利用它去完成救世的大事業。犧牲的不是任人宰割的無知牛羊，不是竭力掙扎的囚俘，也不是視死如歸的末路英雄。犧牲甘心奉獻出自身，和司祭獻牲牲一樣。在天主眼中，苦痛的價值，在於愛，天主收納耶穌的痛苦，因為痛苦是愛的表現。

這樣一切改觀。衙役兵丁祇是罪惡的工具，已經拋在一邊；耶穌的死也不是普通罪犯的死了。加爾瓦略山的陰森氣氛一掃而空。裁判的錯誤，濫殺無辜的暴行祇是基督愛天主贖罪孽的機會。

『效果』——基督的祭獻，不達到目的不能算圓滿。祭獻的目的，是恢復天人的關係，古代任何祭獻都向着這目標，都抱着這希望，用心可嘉，而結果渺茫。壇上燔燒着犧牲，燎煙蜿蜒上升，果然能象徵祭獻的馨香上達天庭麼？

加爾瓦略山的司祭，對於成功絕對有把握，他不像國際的外交家靠了手腕和機緣去完成使命；他的使命是恢復天主和人類的和好，他本身已經聯合了天主性和人性。

聖父派他降生救世，怎能不接受他的祭獻呢。太初天主決定降生時，已經有通盤計劃，天主的仁慈最先提議時，已經預定赦宥人類的罪惡。

因此耶穌雖然死得那麼淒涼，並不留下失望和毀滅的印象。耶穌的死祇是過渡性質。十字架和復活不是兩種連續的動作，是同一行動的兩階段。燔燒犧牲的火是一種神聖的火，銷毀該死該滅的部分，却燃起了不死不滅的生命。第三天上，復活的黎明開始，生命總結一切。

『和平』——此外，耶穌受難劇表面是仇恨勝利，實際却是和平之祭，恢復天主與人，人與人親善，合四海為一家的祭獻。誰也熱望着人類的大聯合，可是站在人的立場上，站在自私自利的立場上說，這大同世界是一種幻夢。惟有愛，真正的愛，纔能實現這理想。愛必須加爾瓦略山的贖罪祭作為準備。仇恨的勝利，造成耶穌的死，而耶穌的死，正是仇恨的毀滅。『耶穌的死將天主的兒女再合為一體。』『他是我們的和平，他解除了一切隔膜，團結互相水火的人群，創造了新的人類。』

聖奧斯定用短短幾句話，說明了十字架的優點和威力：『研究任何祭獻，該注意四點：獻給誰？獻的是誰？獻什麼？為誰獻？』十字架上和平祭中，天主和人類間的惟一中介使我們和天主重新和平，因為他與聖父是同性同體，和我們也密切緊聯，主祭的是他，祭品也是他。』

△公義和慈愛▽

『天主這樣愛世界，不惜以惟一聖子賜給世界。』（若望福音三章，十六節）

『慈悲無量的天主，疼愛我們，使我們死於罪惡的人，和基督同享生命。』（致厄弗所人書，二章，四，五節）

若望和保祿都以救贖為愛的工程，救贖的發動，進行，結束，都離不開愛。

天主赦我們的罪，因為愛我們。『他愛我們，因為愛我們』！天主的愛是絕對的，我們沒法找尋這愛的原因，天主沒有原因。

那末天主為何不無條件的寬赦我們，為何一定要贖罪的祭獻呢？

『兒女一流淚，便得到父母的歡心。』為什麼在天主的仁慈和罪人的痛悔中間插入公義的障礙呢？

為什麼？答覆還是天主的愛。為了愛，天主纔決定救贖，伸張公義。

我們不能說基督的死，滿足了公義的要求，天主不得不赦罪：天主不受外物影響的。耶穌受難，不是天主愛人的原因，是愛的後果，愛的表現。我們也不能說：天主的公義和慈愛應該妥協，祇有耶穌的死纔能勝任：不，天主的公義和慈愛都是天主本身，不需要妥協的。

我們該記住這原則：天主的愛是無限的，不能拿我們的愛去衡量天主的愛。天主的慈愛不是我們柔弱的慈愛，天主的公義也不是我們褊狹的公義。天主的公義慈愛都是無限的，寬赦罪人，同時消滅罪孽。

『撤開公義，不想補償的赦罪，並沒有救人，人依舊浸在罪孽中，名為赦罪，其

實是害人。』這幾句話，雖則嚴厲，却是非常正確。

我們總覺得天主假使無條件赦罪，更顯得他仁慈。這是夢囈，把天主看作和我們一樣的凡人了。蕩子饑寒交迫，幡然改悟，回到家門，老父見了，不咎既往，兩人相抱大哭。父子兩人對於過去有什麼辦法嗎。人間的赦罪，並不彌補以往，祇是忘掉過去，祇和罪人攜手，罪人依舊是罪人。『蕩子回頭』是福音上最動人的比喻，可是天主的慈愛還超過萬倍，蕩子的慈父不過是天主的剪影。

天主做事，有天主的一套。公文式的赦罪，爲天主不夠。天主不赦則已，一說赦，必定要除舊更新，恢復一切，澈底消滅罪惡。罪人一面，也該有賠補罪孽，自願受苦，改絃易轍的決心。天主便大發慈悲，在人類中燃起真正的愛火，贖罪的愛火，去修復被罪惡破壞的秩序：這愛便是天主賜給我們的救主。

有人說：『天主不需要賠償！』真的，天主不需要什麼，但是受惠的是我們：救贖恢復了人類的精神健康，恢復了人類的名譽地位。天主要求補贖，但是我們也要求補贖。天主一面，完全出於慈愛，完全爲人類着想。他要人類的元首自作犧牲，在元首內人類能自救自贖。這正是天主慈愛的最有力的表現。聖多瑪斯說：『賞賜人類一位贖罪的救主，比了無條件寬赦罪惡，更顯出天主的慈愛。』

△十字架的面積▽

基督的祭獻，既然是完全的祭獻，自然該站在人類歷史的中央。世界上一切宗教

活動，都在加爾瓦略山找到了解釋和價值，古代各式祭祀，雖則大部已經變質，有的流為迷信，都在摸索試探，呼號着，渴望着這『完全祭獻』。

尤其是舊約猶太古教的意義和價值完全繫在十字架上。全部猶太古史是一篇預言，舊約是福音的暗示，舊約上的聖賢——特別是受壓迫的，如亞伯爾，依撒格，受盡磨折的先知——都是基督的象徵；猶太古律是一張白紙，『天主在紙上繪了耶穌基督一人的像』；古教祭祀的各種儀節，是耶穌受難的預告；猶太人每年舉行的贖罪節，是受難節的草稿；耶路撒冷是一大祭壇，壇上望見了加爾瓦略山的側影。

希望和志願的大遊行，在耶穌受難的那天，到達加爾瓦略山終點。大功告成，基督的祭獻說明了，實現了，總結了其他一切祭獻。大功告成，『至聖所』的帳幔突然分裂，聖殿失去了作用。象徵結束，預言應驗，真實現身，黎明之後，旭日已經當空照臨了。

△從十字架到祭台▽

告成，不是結束，一切還繼續不輟，基督的祭獻，不是人類歷史的一頁，是全書。

聖奧斯定用了幾句話，劃出十字架的領域，總括古往今後的全部歷史：『基督的祭獻，降生前是準備階段，受難時正式完成，升天後，用一種神聖的禮儀，永久留傳。』

基督在受難的前一夜，建立了「聖體聖事」，使「彌撒」繼續，重演加爾瓦略山的祭獻。信仰告訴我們，彌撒中，司鐸用不流血的方式，確實祭獻耶穌。神學作進一步的發揮，說明彌撒表現十字架的祭獻，不是空洞的，却是有實效的表現；用象徵的儀式，將十字架上的祭獻重新搬演在我們眼前。

基督建立聖體，究竟有什麼用意呢？

基督建立聖體，不是單為說明十字架的意義，不是怕加爾瓦略山上惡黨殘暴不法的行動，把祭獻的真相蓋沒，因此預先聲明。

基督建立聖體，也不是單為布施恩寵，使後世信徒能享受十字架祭獻的後果；任何「聖事」都是十字架流下的甘泉，不需要另立聖體聖事。

彌撒也不是單為「成聖體」，使耶穌分身聖體中，因為嚴格地說，成聖體不需要祭獻。

彌撒的目的，是繼續十字架的工作，要我們共同參與加爾瓦略山的祭獻，要我們自救。

當然我們靠了耶穌而得救；救贖工程中，耶穌是罷不來的。我們破壞有餘，建設不足，祇有天主能修理天主的工程，祇有天主能滿足天主的要求，因此我們絕對需要外援，需要基督。

但從另一面說，救贖不能單靠外力，我們不能坐享其成。每人有每人的任務，因

爲我們不但該接受救恩，還該參加工作：一面基督救贖人類，一面人類在基督內，努力自救。

基督是我們的元首。照聖奧斯定的說法：『基督是我們，我們是基督。』照聖濟利祿的說法：『我們都在爲我們死而復活的基督中。』因爲這名義，基督在十字架確實奉獻了全人類，奉獻了我們每一人。但是這一次奉獻『原則上』通過了，人類在基督的思念中參加了加爾瓦略山的大禮，以後還需要每一人，全體的每一部分，同意追認。每人該用本身的行動，和加爾瓦略山的祭獻結合。基督制定彌撒大禮，便是願意我們在彌撒中完成這任務。

△和贖罪之祭結合▽

彌撒是教會的祭獻。這等於說彌撒實在是基督的祭獻，因爲基督是教會的元首。也就是說彌撒是每一教友的祭獻，每人該和司鐸聯合，共同致祭，自作犧牲。『基督是首領，教會是身體，教會該經基督而自獻於天主』。『教會行祭時，也獻上了自己。』『基督願意我們變成他的祭獻。』以上都是聖奧斯定的話；所說的却不是奧斯定個人的見解，是教會的大道理。所謂『自獻』，是把我們的愛滲入基督的愛，把我們的苦痛滲入基督的痛苦；這便是『教友生活』，我們的日常生活。這種『自獻』該在彌撒中舉行。我們領聖體時，耶穌不是單爲安慰我們，主要是把我們變成犧牲，在

我們心中，用我們的心，繼續加爾瓦略山上的祭獻。教父們說：『領聖體是領十字架。』

痛苦本是人生的大問題，為何人生免不了痛苦？這問題現在獲得了解決。痛苦並不是法官隨意判決的刑罰，痛苦和罪惡有聯帶關係，可是基督雖然補贖了罪，却故意保留了痛苦。

許多人為痛苦找得很好的理由，如 Léon Bloy 說：『沒有嘗過痛苦的心，等於一個沒有天主啟示的世界，祇能在晨光熹微中隱約瞥見天主。』『人心有許多空隙，必須痛苦去填滿它。』

痛苦是人心的光明，人心的教師。這還不够。痛苦是一種救贖。耶穌救世前，痛苦是刑罰，是永罰的前奏；現在變成了贖罪的工具：耶穌澈底改造了痛苦，這是意想不到的大奇蹟。

當然沒有加爾瓦略山的補贖，沒有基督的十字架，天主聖父不會赦免我們的罪惡；但是沒有我們個人的補贖，個人的十字架，罪也得不到赦免的。該項條件，正是天主仁愛的表示，因為無條件的赦罪，在天主方面，等於瞧不起我們人類：『你是沒用的畜生，根本抬舉不起，我不希望你做什麼，祇好丟開你不問了！』嗟來之食，寧願餓死；把我們當作畜生一般的赦罪，你肯接受嗎？我們悔恨前罪，自動接受痛苦，和救主的痛苦聯合，作為補贖，這時我們纔感覺到本身的復原，認識了自己的價值。

天主的最後要求，是罪人的回頭，爲使罪人回頭，基督死而復活還不够，每人心中，每人的一生也該死而復活。

△效法基督，和十字架上的基督結合▽

耶穌的苦難是我們的導師，十字架是一部金書，每一代的教友，手不釋卷，終身鑽研。聖保祿自稱只宣傳基督，宣傳十字架上的基督，勉勵教友仁愛謙遜，以降生爲人服從至死的天主爲模範。聖奧斯定也不斷申述十字架的意義：『過去我們忽略了愛的任務，現在至少以愛還愛：降生是天主愛人的明證，也是我們謙遜的模範。』『人類的驕傲竟然要用天主的謙遜去治療。人類和天主距離得那麼遠，以致天主親自降生，纔將人類領回本家：』

愛的啟示，罪的認識，修身的模範：十字架這本書確是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的金書。

但是救贖不單是『帶頭作用』。歷代唯理論者却抱着這種錯謬的見解，認爲『救贖』不過是基督啟示了天主的慈愛，糾正罪人的自私觀念，激發我們悔罪的意識，救贖祇是『勸導人類懺悔的最有力的號召』，提倡犧牲服務的精神。這是把基督看成一位英雄，空前絕後的偉人，但是和其他偉人性質相同，把奧跡的成分完全剔除了。爲我們教友，基督不單是表率，表率之外，還有更深的關係。

我們該靠基督的十字架，基督的聖寵，死於罪惡，一面用我們的愛，賠補罪愆，和復活的基督，度新的生活。受難劇該在基督的四體百肢繼續上演。不和基督一起生活的，不能像基督一樣生活；不變成基督的，也不能跟隨基督。我們和基督的結合，由聖洗聖事開始，聖體聖事完成。

△永恆的祭獻▽

彌撒既是我們和基督的共同祭獻，救贖不是歷史上的陳跡。救贖工程時時刻刻不斷進行着。我們每人面前有十字架，我們不是欣賞的觀眾，也不是坐享其成的有閒階級，我們都是受難劇的演員，都是司祭而兼犧牲，都是自身的救主。加爾瓦略山上，聖母是教會的象徵，是教友的最高模範，聖母和耶穌一同受苦，將自己的痛苦獻於天主聖父，同我們的惟一救主，救贖世界。我們的位置，就在聖母左右。這是我們的光榮，我們的責任。『我們一朝承認是基督的肢體，天主聖神便授予我們『救主』的榮銜。假使我們不肯吃苦，就是竊位瀆職。假使我們流血，這血是從加爾瓦略山上流下傾注到全世界。』

這獨一無二的贖罪祭，將廣續到世界末日。這祭獻，日積月累，逐漸培養天主的選民。永生開始時，基督鮮血贖回的人民，將在天上舉行永恆的祭獻，這時的祭獻，不再有痛苦的成分：在圓滿的幸福中，用歡樂的歌頌，各人自獻於天主。

天主的工程，真是偉大莫名。救贖不是人類犯罪後權宜的善後辦法。我們破壞了天主的計劃，天主却完成了另一種更美妙的計劃。罪惡帶給天主表現慈愛的好機會。『罪愈彰，恩愈盛。』致羅瑪人書，五章，二二節。罪惡的世界，本來是地獄的門戶，十字架豎立後，變成了受苦贖罪，訓練永生，以愛還愛的世界了。

天主降生爲人，爲我們死，使我們重生：這是天主教獨有的教義，這是最動人的奧跡，這是天主慈愛最奇妙的發明，我們迫害基督，基督反爲我們受苦，他愛我們，你還要求別的證據麼，你還不心悅誠服麼？

『誰言寸草心，報得三春暉。』我們怎樣還愛基督呢？

『我一經被舉於地，將攝引天下生靈，歸集我身。』若望福音，十二章，三二節。

28
442/44
21

26
442/44
(2)

318